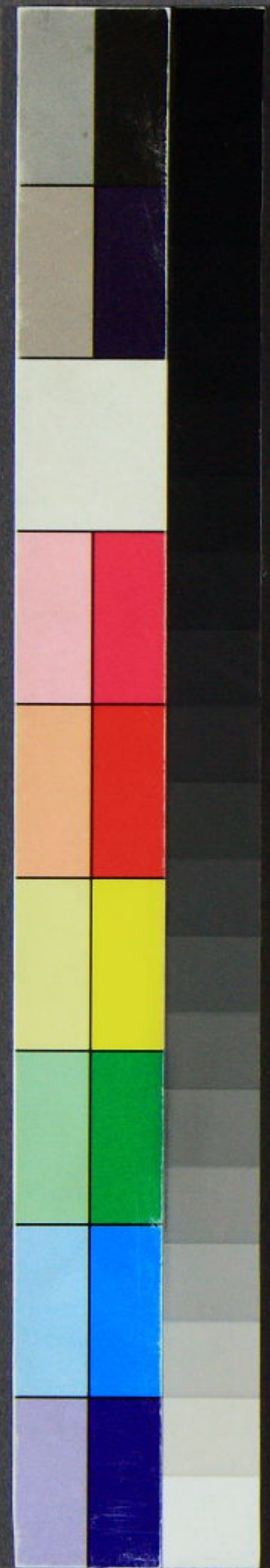


疏劄箴書  
并序

冲庵集  
五

~16  
2403  
5





和  
2403  
卷一



冲庵先生集卷之五

請復故妃慎氏疏



潭陽府使臣朴祥淳昌郡守臣金淨等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帝王繼天立極之道莫不以正  
始為本是故造端凝始者出乎正則大綱六源  
井井然光明動盪于上而達之于萬事萬化者  
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無往而不一于正矣  
反乎是而求化之成譬猶溷其源而望流之清  
不亦難矣哉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



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  
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詩大序曰周南召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夫易首乾坤詩始關雎  
配匹之際人倫之始萬化之原而綱紀之首王  
道之大端也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冕而親迎不  
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  
重乎齊桓公葵丘之會初命曰無以妾為妻夫

聖人之愀然作色豈不以哀公慢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蔑裂其禮而為之寒心乎桓公伯者耳  
猶能知配匹之重不欲舛逆其分焉是皆誠以  
造端崇始之道王者所不可不慎也昔周家之  
創始也大王王季文王咸有聖德能隆齊家之  
道武禮不紊世得賢妃以正人倫之本以淑王  
化之源故周人之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  
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言大王  
當狄難寘而篤恩不違肇其于王迹也又曰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言王  
季有此莊敬之德配能盡婦道于周姜不失為  
周室之婦而毓慶源於子孫也又曰文定厥祥  
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曰惠于宗公  
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文王隆重婚禮得窈窕之妃為廟社  
神祇之主上以嗣聖任之徽下以儀法于閨門  
而流光於邦國也夫周家之所以正始端本者  
粹白而罔有瑕璆醴厚而罔有漓薄如是故其

王化始于床第之間洋洋流動于朝廷之上沛  
然覃被于四方如天地之化本乎陰陽素鑰乎  
星辰寒暑流行磅礴乎山川鳥獸草木當是時  
也夫夫婦婦父子子君君臣臣亡有寸邪毫  
累敢干其間以至天地位萬物育芻虞麟趾休  
祥畢應綿歷于八百何莫非闕睢鵲巢之化也  
及其衰也內教崩弛有無故廢斥正后者而卒  
凶戎狄之禍有并妾為嫡紊禮分者而竟速爭  
棄之亂其他如唐高宗廢王皇后而終見宗祀



覆滅子孫勦絕宋哲宗廢孟皇后而本源顛錯  
陰邪釀孽馴致靖康之變况又有以妾為夫人  
瀆滅其常禮者其禍豈少哉魏文帝將立郭貴  
嬪為后而中郎校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為  
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夫古來治亂興亡之迹  
瞭然可驗如此誠欲重帝王之正風化之本  
其可苟乎臣等伏見故妃慎氏被斥在外殆一  
紀于茲臣等未詳厥初之由不知有何大故私  
何大名為此非常駭愕之事乎夫王者承統纂

緒先正夫婦之道以侔乎天地內以治陰教外  
以理陽德齊主乎廟社神祇夫配匹之際其重  
大如此苟非不順於親獲罪於宗廟社稷則雖  
有微訾細忒決無割絕之義矧無名無故而廢  
斥其何以承宗祧享天心乎昔漢光武以怨懟  
而廢郭后宋仁宗以妬忌而亦廢郭后而當時  
輿後世猶譏刺不置以為明君之大累今慎氏  
未聞有可廢之故而 殿下之廢之果何名耶  
當靖國之初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既除慎



守勤則以為妃迺其出也殺其父而立其朝慮  
有他日之患曲為自全之私舞出廢黜之謀茲  
固無故而又無名也慎氏自 殿下龍潛之初  
載嘉協身卜以成好迷備儀以見於 慈殿姑  
婦之義已定及 殿下入承大統正位中壺受  
臣民之賀膺廟社之主於 殿下禴翟之尊已  
三於 祖宗神祇蘋藻之奉有望於國人母后  
之分已明 慈殿無遺梓之譴茅綯無可去之  
怨神人無洞悉之訖 殿下受制於強臣不能

保其伉儷之重豈不痛心哉古語云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慎氏備酒漿奉洒掃  
於代邸凡幾年矣死生契濶義相孚也昏朝風  
雨備同嘗也一朝貴躋九五富有千乘則棄之  
如遺崇卑殊境若芥雲天 而入九淵之下以  
至尊之配琴瑟之友違絕 玉殿而下混閭閻  
氣象蕭索聞者隕淚過者咨嗟其與六三當款  
難違而篤恩不違者異矣禮曰子甚宜其妻  
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



夫婦之禮焉沒身不棄以是觀之慶出之義一  
聽於父母明矣今也非出於慈殿之命而輕  
替宗室之婦其與王季異矣易曰夫婦之道不  
可以不久也傳者曰夫婦終身不變者也其所  
以久而不變者守鬻醢之禮重萬世之始不敢  
遷易也今也不念始者文定之配不顧黼黻類  
藻之主播棄若塊以墜內刑其與文王異矣夫  
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諸家一正家而天下定矣  
自古亂止之作靡不原於家法之不正我朝家

法未可謂一出於正也 太祖以創業垂範之  
聖感於嬖寵欲紊嫡庶之分逮于 宣陵以黜  
黜之故踵仁宗之弊軌立本一差其流波至燕  
山而遂蕩綱常淪幽宗廟社稷幾乎墟矣其禍  
慘矣 殿下得大橫之吉順輿銜之屬披鞮軌  
而旋于坦夷剔荒昧而登于清郁此正三靈拭目  
望顯赫庶幾其更始之日宜端一家之本為天地  
生民之極不違萬世之宗基光昭曠時如揭日  
月而中乎天斯其會也奄然不能自振人倫



王化之源自上先汨以是而欲望治化之成猶  
緣木而求魚多見其惑也嗚呼豈獨殿下之  
過也彼當初挾權用事之臣其罪可勝誅耶彼  
元宗等亦豈不知名分之大如天地之截然不  
可犯也惟其謀身之狡計勝故肆然無顧忌乘  
草昧危疑之際謂殿下惟其所為而莫之違  
揣制君父如美諸股掌之間放逐國母有同  
拋雛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推其心則雖至董  
曹亦何所憚哉人臣無將而必誅春秋之義

正為此輩設也若以慎氏罪人之出不可以配  
至尊而主宗祧以是諉焉則夫守勤之罪固非  
關於宗社何足以累于妃就使得罪于宗社而  
受誅妃無預聞之故則又非所以為尤而及之  
也昔漢宣帝時霍氏謀逆族誅而霍后以不與  
聞得不廢我朝沈温被罪于敵陵而昭憲三  
后玉度不玷往軌儼然可徵况守勤非關國之  
罪則以周官儀親之典雖宥而全之可也今既  
加罪而又必以累妃而廢黜之此不過愛身而



無君故也不特此耳 殿下以玉室之胃入續  
大統名既正言既順无愧於三代之繼世而元  
宗等謀國不臧立 殿下於襄世之域河則燕  
山之無道極矣三綱泯滅無復人理神祇殿之  
祖宗絕之親戚反之人心去之獨夫子已移之  
位將為異姓之刺手幸賴冥之陰佑四方之  
謳歌三寶允屬于 殿下故 殿下得以至是  
夫續統繼世天地古今之大事也固當明白正  
大無有纖毫之幽隱如大陽麗空萬物快觀其

可苟哉反正之初宜舉大紀之命悉數燕山見  
絕于天地 祖宗臣民之罪暴于廟社然後上  
告諸天子而請命焉昭非大位夫如是則續統  
繼世之道明白正大無有幽隱四方萬世仰之  
如大陽之麗空豈不偉歟奈何元宗等闇於大  
義以 殿下承統之光明正大而姑借禪代之  
文以欺詐天朝惜哉 殿下受制於強臣家教  
乖舛人倫之本王化之原正始之道未能光植  
而弘颺之以何者而推致守和位育之功克宅



天心乎萬化隨而日駸風教自然頽蕩乖氣拂  
鬱而陰陽易序日月薄蝕水旱涕騰花實冬敷繁  
霜夏隕以至雨暘風雹星孛虹霓昆虫之妖間  
見存仍頃者後庭之班綴悼未幾昌敬王后  
遽爾上賓壺儀慘閱意者天其所以警言殿下  
者深矣傳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昔庶女抱冤  
飛霜殺于燕彼窮閭一女之賤眇焉微末若無預  
乎天而其冤結之氣猶足以感召飛霜之變若  
夫以至尊之配尸天地廟社神人上帝所真顧

者而無故廢行茲莫一室永結幽閟如是而傷  
天地之和氣來若仍之諸疹者不足恠也 聖念  
其亦有及於此耶嗚呼既往之失則已矣豈遂  
不可得以復正乎在 殿下一轉移之機耳今  
內政設主宜因此時廓然决斷復正慎氏于坤  
后之位則天地之心所享也 祖宗之靈所允  
也臣民之望所副也 殿下將此位欲屬之於  
誰乎存大分於既墜全舊恩於已睽此正合於  
大義正理洞然無疑矣假有惑者諉以已廢妄



生異論不過附於前日主議之臣有所觀望則  
復亂 殿下之家法也彼元宗等雖曰有大功  
於二室當其時天命人心咸屬於 殿下雖非  
此董神鬼將誰歸乎適乘天人之會効其力而  
負恃其功肆然不思劫制君父放逐國母犯天  
下古今之大分作多一義此萬世之罪人也功不可  
以掩之當其跋扈之時 殿下確然不聽廢后  
之請考按舊制之狀明正典刑可也既不能然  
使之榮富自若足以償其功矣今雖已死宜明

正其罪追奪官爵曉喻中外使當世與萬世灼  
然知大分之截然不可犯也伏願 殿下於此  
數事質諸義理處之制之無所滯難則可以一  
洒已往之謬然則人倫之本王化之源正始之  
道澄澈光大如天地晦塞而復開霽三豁 殿  
下又能精一謹獨自誠意正心上推去充諸故  
理則周家麟趾芻蕘之化從此而成王業過八  
百可至萬世而無窮矣臣等以疎遠之臣不避  
越位之責敢冒瀆冕聽誠以茲數事分義所



至重且大不可緘于心而不一聞于君右也  
臣等胸抱憤鬱久矣而前此不能申吐者正以  
昌敬王后當壺若復慎氏難為昌敬地耳今  
則昌敬上賓壺位復缺正反正之機會又當  
求言之秋此臣等所以汲汲覩縷陳之也方今  
天譴不弭故教不純庶事乖方伏願殿下慈  
惟祇敬克享天心臣等區區鄙懷鬱念尚多有  
難悉獻伏惟殿下垂察焉

辭同知成均館事及副提學疏

臣伏以為國之體名器不可以瀆而待士當各  
適其器用違其器是謂虛授虛授之咎乃名器  
之所以瀆也既以毀其器又毀其材有國之深  
患也琢玉而不善剖鑿猶為棄寶今使拙工代  
輪扁之斲彼必縮手而不敢為強而為之希不  
毀輪而傷手匠者猶然况國之於士乎官職人  
主所與賢士代天工者明主雖小必慎至於高  
官重職迺賢德之所處非闡尊之所宜混蓋任  
愈重則責愈大責愈大則簡愈慎人不尊則器



愈濫器愈濫則庶績愈荒理勢然也國家設副  
提學長于弘文館職帶經筵所以講讀論思輔  
養 聖德成均同知所以師表國學陶育人才  
其任皆不輕而重也章之矣今使臣為之此無  
以異於拙工而任大匠之斲也臣素稟頓鈍愚  
騃無識少年時即以雕篆小技獲售文場初非  
有明體適用之學成已及物之志不過學為得  
藻之文以圖聞達資身榮已而已中歲頗窺聖  
賢之訓欲脫陋習而出身既蚤微德汨汨坐糜

歲月迄無所成以至于今竊混名器濫側吹竽  
其間所作過惡亦不為少 聖上不加斥逐旋  
為收推班于二品冠于侍從夫二品之班崇也  
侍從之冠殷也臣誠何人持一無識無能愚騃  
少年而驟居群彥之上反覆思惟莫或自知其  
致之之由縱臣不自量將如公議何夫進戒於  
君以言感不如以身感以身感又不如積誠心  
以感言猶外也故願古之感聖指所饒如臣者  
內顧欷然空虛更將何物以為格君輔闕之地



而副 聖世之所需哉執策而進逐行而退支  
離荒踈非徒無涓埃裨補必且塵穢聖躬天鑑  
孔昭如照肺肝章服不稱方圓不周朝端嗤點  
銜巷相指必將曰此子亦至是耶名器猥賤朝  
廷不尊臣不職自惜不幸而為國體深惜之也  
殿下雖教爾曾為此臣豈曾自視以堪哉直瀆  
冒之為懼其辭退固已晚矣夫士之學者將以  
致用也士之有抱負願一至君門以陳焉而不  
得者多矣今臣仰近德音依日月之末光言議

不諱懷抱無碍臣而少有可施之實罄彈竭鈍  
以效一得之見此其時矣誠所幸也而誠有不  
敢也至於師儒之任尤決不敢也夫學校興替  
風俗汙隆亦觀於任教責者如何耳何則儒士  
者不可以規制拘也不可以威力駭也必其人  
叩之有所得就之有所正疑之有所質德字可  
薰儀度可式充然有以厭服其心來瞻來感而  
而作興焉夫然故人才可興教化可行如是者  
非者年宿德莫可也夫望輕則不嚴不嚴則師



道不尊師道不尊則其聽之也必易而不已  
則慢必生焉以年則少以德則醜是慢之因也  
教不迪焉而先滋其慢是化之愉也夫安用哉  
此臣所以縮縮然決不敢也使臣而果為之果  
將何所教而何所式耶夫立必俱立成不獨成  
故大學第二句便說新民然朋來之及人育英  
才之錫類皆君子之所樂而要必成德之事故  
好為人師聖賢所患今未學焉而使為之是亦  
必已而已矣大抵上之待士其猶匠乎用材得

所能有所成就少不適則為棄材矣今使未就  
之弱材當難勝之重撓必折併其所有而喪之  
矣故善養人才者務培厚而完之不暴用以耗  
之臣年尚少一殿下富於春秋今賢俊林立如  
臣無似不能有亡誠且使休而養之自屏於深  
山窮谷閉戶探究不以他事攙亂得專力以卒  
其業夫然後出而服事尚亦未晚如是則陳力  
就列在臣所分臣雖頑鈍豈固永為自畫甘自  
棄於 聖世也哉志之所存固不敢不以古人



自期誠以今時則未可焉而常竊悲少而無所知安出繫廢字各途自嘆身之不幸已不可悔今來者尚可改為矣尚且循外而復累然遑遑然靡所止底日從事於為人之區而不暇於自為生世幾何終無進道之期又自悲矣伏願聖上察其危懼速施臣職君臣上下貴相孚以實下之誠懇迫切亦宜徃或見察不可一切抑之使迫切之誠例歸虛讓之文此又落漢唐下矣命適臣職上得待士之禮不至毀器而朝廷

尊下使臣得究所守而不至毀材成就其志豈不為兩全也伏惟 聖上罪其狂僭而諒其情焉

請歸養疏

司憲府大司憲臣金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言于 上上殿下伏以人倫有五同一天理也者依乎人心而行輕重萬殊而所以曲當者一致耳若於其萬殊而處之或失其當則拂情違理而獲戾于天矣故思有掩義、有奪恩又



有恩義不能相掩皆輕重時異而其歸一也夫  
人情之至極者莫如母子故聖人之教必自孝  
悌而推誠以所本既亂所厚既薄則百為皆虛  
不可以自為况望事君而後政也哉臣以失文  
怙唯母是依幸勤鞠育及至成立而母年已老  
矣孤孀貧困憂病交侵年未半百而頭鬢颯然  
竊念違離溫清遠宦京國身享祿食而母艱朝  
夕事君日長而母迫桑榆以此摧傷慨然如恐  
不及不暇念 聖上踰分之渥屢以歸養冒煩

宸聽而以國制年未七十未蒙 允許顧令本  
道備給食物又許臣往來省覲臣承 命竦駭  
自念性本蠢愚才識褻淺在朝不能一毛裨益  
而誤恩至此進退失據无增跼蹐戰慄迫、如  
不能自容今者母又嬰病浴于公州溫并臣受  
由來覲母之氣力大異於前髮之未白者盡白  
齒之未脫者盡脫肌之已枯者不復實又於近  
日得兄凶計摧痛不能堪衰病轉劇母之兄弟  
男文共六人死喪殆盡僅餘一兄今又亡逝一身



子、獨存能復久於人世母今去七十僅四年  
衰憊如此奄、行盡為子不忍自決捨置而去  
臣每路遇婦嫗心輒潛悲潛然掩抑方寸溢塞  
失常思慮不可他及如是而尚復敢貪冒寵榮  
以義掩恩哉臣忝辱憲長職任至重曠廢日久  
罪在不贖念惟 聖上推愷婦之化以孝率先  
伏願 察其危懇 命遂臣職俾遂烏烏微願  
臣得力耕給母暇日討究典墳培養基本以為  
後日陳力之地臣雖無狀粗識君臣大義固不

敢忘君棄世來日尚多殫竭駑鈍赴湯蹈水唯  
上所使不敢仰負鴻造瀆冒天威死罪死罪伏  
惟 聖上之垂矜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  
昧死以聞

辭刑曹判書劄

臣淨伏以將新授濫職揣分決不敢冒就事備  
陳危懇累瀆 宸聰數日猶未得命更將微悃  
厯叙始末冀回天聽臣氣質頑愚材器闕章加  
以少無家庭之訓長之師友之道唯慕決科榮



身攻於藻繪雕篆之末技以致力焉不幸年踰  
弱冠獲忝甲科自是悠、宦路逐外遺內真源日  
衰淳沉於詩侶奕儔以為娛忽又傷感世故睥  
睨扼腕縱適麴孽寓以自高昏冥沉晦甘以自  
終中歲頗知悔始欲讀聖賢書而力未暇專伏  
遇緝熙聖學丕闡化道又蒙不棄獲齒衆君子  
之下列以仰近耿光竊自惟念古人學優而登  
仕是溉根以食實也今仕且未學斷止所有是  
汲行潦以觀其涸也此所以臨事茫然如隳烟

霧將何以効用 聖朝仰禪消埃乎尋常與朋  
儕語及未嘗不嘆咤思欲一朝辭去讀書而勢  
未能自遂誠不自意驟擢堂上未一歲又擢二  
品充增竦慄以慳、童駘枵然空虛縱使竭盡  
心力而其能副任用之過隆乎臣累請歸養非  
但以老母為念亦憂才微任重欲以供母之暇  
用力學問少變愚質以有為於斯世也頃往省  
母疾衰備益甚老貌奄、臣前懷益切冒陳微  
懇又不意驟擢六卿臣聞 命聳駭跼焉不覺



天之高地之厚也臣誠何人不幸之故香萃臣  
身如水益深臣人禍天孽不敢自惜而竊為國  
家寒心焉何者六卿大臣也臣年僅三十有四  
童心未絕乳臭尚存癡騃無知夫既曰大臣以  
古聖賢之言考之蓋老成之跡今使乳臭癡童  
驟為之豈不羞辱朝廷之甚其何以經綸世務  
而抑何以示後世乎古之時氣化厯厚人材淳  
全又有教學化造之方其間固有英豪特達之  
才岐嶇夙成之品然猶曰四十彊仕五十命為

大夫服官政且以夫子之聖而亦曰四十不惑  
五十知命蓋人之材德必至於久老而後方成  
之於已堅定充實成之於已者必至於充實而  
後方致之於用周流不滯其蓄之也深故其出  
之也遠其積之也厚故其發之也大如物暢而  
遂、而堅實物至於堅實然後方成有用之材  
矣今之人與古人相去懸甚又無育養培擁之  
益又從而未成而用方暢而摠是猶責卵以時  
夜取材於茅蘄所謂亦必亡而已矣夫少而致



用者必如顏淵程子材德出眾不然則年齒久  
老更涉嘗多乃可倚任此理終不可易少年之  
人之才美雖若有可觀者其不可大任也審矣  
方今耆久之臣當品者不為少次陞者亦不為  
不多而必使新進少年一朝驟居崇高之位非  
唯不韋於國體治道大相逕庭而於時於勢乃  
有大不然者 殿下其不念之乎孟子曰國若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竦踰戚可不慎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如臣愚  
賤進退顧何足重若其位則固大臣之位宜在  
必難必慎今 殿下斷自獨見其進臣也不詢  
諸朝論不卜諸衆心而遽進之臣之請免也亦  
不詢諸朝論卜諸衆心而迫命之臣反覆內顧  
誠不自知其故終臣才德足以膺 殿下之盛  
舉猶不可如是臣不勝其任而誤 殿下之事  
則豈不累 殿下知人之明而大乖進人之道  
乎近來官職頗濫士率驟陞間有德不滿位則



資望浸損又致下僚缺乏如是痿之人難於運用若此不已誠恐漸成僥覲之風啓苟且之行弊將難禁無益於理而有損治體此果竟何為也夫國命依于天意天意附于人情為國者必順人情而為理故政紀可成而天心可享臣性本褊迫固滯不能周通應物頃來位過其才凡所舉措多不厭人情今又濫忝非據無微勞在國而驟居人上無片善可紀而驟當重位務益殷而酬益擾位愈重而惡愈彰妨人揣天自不

能免當今天心不佑饑癘荐仍獄訟繁興愁嘆盈野恒懼可畏之大不測之憂隱於冥冥之中凜然增惕 殿下亦念之哉為今之計務在延攬人心默求過愆慎簡具僚庶幾仰答天心于時保之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聖人繫之曰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之招也而朱子曰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蓋言據非其位之患也又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聖人繫之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而程子曰用非其人則  
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蓋言不勝其任之患  
也夫人君代天立極所與共理天職者三公而  
下唯六卿耳其位尊其責重所總凡幾事所治  
凡幾人必其人弘裕足以容物剛毅足以判制  
明智足以慮微才識足以達變夫然後可以左  
右明王流澤下民克宅天心矣如是者果是福  
迫固滯愚闇少年而能之乎負乘之誚覆餗之  
患不期而必至矣夫作事必謀其始謀始必慮

其終有始而靡終者蓋有之矣未有無始而有  
終者也固有失於毫釐之始而終遂至於不勝  
悔者况大失於始厥終謂何 殿下於臣不慎  
之於始而使其濫據非位及至不勝其任而敗  
事貽患也臣雖受蓬蒿之誅其能有補於國家  
既往之失乎古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人君所  
以奉承天命必俟有德而共之故君不虛授臣  
不妄受義行乎其間而命亦從之非有私意也  
故如其可也伊傅起自耕築處鈞衡之任而有



不屑退如其不可雖一官一職或有踰垣而避  
鑿坏而遁有不屑就降及後世道德衰薄義命  
湮晦君或襲天而混授臣或逆天而冒干進禮  
遜義之難見而世變遂不復矣然猶有清修恬  
退之士辭榮避位而漢唐之君或能容其退避  
遂其志節若夫不量其材而濫授為不知臣固  
辭而不得拘迫而強命為不信臣竊悲古道之  
不復而又嘆君臣上下相知相信之難得也伏  
願 殿下察臣危懇亟改濫除量分授任得畢

報 主之誠於國體重甚於微臣幸甚情院辭  
感臨書不知所裁瀆冒 天威無任隕越兢惶  
之至伏願 聖上之少垂察焉

獄中疏

誠惶誠恐頓首、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  
本以愚穉顛妄濫列重任措身無地念無才無  
識報效末由晝夜憂恐求退不得又念寡母衰  
老窮病死無日惟思甘分退屏以奉教水而上  
念 聖恩回遑未遂頃者身犯重罪蒙 恩寬



配母則不知其子之惡過為憂傷勺飲不進遂  
生大病纏綿床席及至危劇命如一縷也乃急  
來報五內崩裂慮未暇遠及謂意立朝無狀既  
貽母憂以致危病若又不得一面永訣人間地  
下痛何有極母子之情不能自忍又意非程一  
日可暫往還遂乃馳覲執手相訣母乃既見後  
懇教速還臣亦不敢違越遂即馳還路聞都事  
速到惶恐倉黃劃即馳到遂與偕至移配之所  
此臣之所為大槩如斯既負重罪身為累因而

乃顧私情干冒邦憲亦惟愚穉之性無識妄動  
臣之罪大矣至於以臣為亡命則寃實甚焉夫  
逃命臣子所不敢為臣雖無狀國家一日務為  
宰相而待之者安敢為如此之事也臣之未逃  
之狀詳在招辭證據昭々臣安敢誣也赫上佐  
金閭浩等畏於罪責搆担虛辭情狀昭々其欺  
露難掩可以卜察者非一端矣夫逃者必於深  
夜潛蹤匿迹使人不覺豈有於朝時顯令守直  
人告邑守者守直人若知其逃豈有不即控告



為邑守者又豈不即發軍捕得乎若果尔其被  
執豈免數里之內乎臣之朝出上佐等炊飯時  
參見非一二人可以卜質矣况失囚而不即追  
捕非人情豈復有通簡至再懇勸餉資者乎此  
為非逃亦明矣上佐又告虛無之辭謂臣單騎  
率一人因馬窘步於狐院之前上佐等六七八  
前到執捉云此誣妄尤甚臣之出則云夜間而  
上佐等之出追則云都事入郡後執捉則云後  
夜三更也然則晝夜并計三日矣夫逃者必由

斜路疾馳遠徑豈有三日徘徊於家鄉直路一  
息之地以待追者之見執耶况非狐院乃磨月  
峴洞內去郡尤近相逢者非林上佐等六七八  
乃金閨浩一人偕臣奴持守簡而來也臣非單  
騎率一人乃馳還配所時率第及族人多率奴  
僕也馬又非困也臣之偕閨浩入沙器店之主之  
饋閨浩等酒也店主非一二人無慮八九人若  
卜質則可以知臣之獨行否及閨浩之獨來否  
也况道里遠近騎馬困健皆可考驗邪其事狀



昭如此而盡被誣枉不勝痛哭罪雖重得其  
實則甘受無恨責雖微若受誣枉則終身抱悶  
况逃命者乃臣子之所不敢為者耶臣不勝痛  
哭臣遠竄絕島得此推命區區被誣之冤無路  
得達意將冤默長派幸本身就禁府以伸招辭  
天恩至重聖明之下雖微虫蠹蠕咸欲使之得  
所臣雖負罪亦曾側士大夫之列豈宜使冤枉  
之狀長掩莫白臣之愚微固不足屑然豈非  
聖世之大欠耶若令臣與閔浩等得更憑質則

情狀自視况許多入證據皆可下質終難掩覆  
若得申理洗白黯昧則受恩如天萬死無恨臣無  
任哀悶激切之至謹裂幅昧死以聞

臣以亡命事虛被誣枉陷于極罪伏蒙 聖慈  
垂憐許更問事干 聖恩如天仁覆微物不勝  
感激但惟不一問公及事干只問鄭能及全閔  
浩等三人夫熊急於自脫而不顧人之枉死閔  
浩等三人奸細無知但承奉主守之言不計事  
之虛實是皆自前日務為構担陷臣之人而非



有公反事干叅其間其踵前誣罔益無乏惟  
夫常人之情務固執前辭故雖前謬後直而不欲  
其變蓋前之搆担既有所以今無所痛害而變  
辭就直豈其情哉故守前則無一毫痛害就直  
則有變辭之嫌况不有公反事干叅證其間又  
不許臣面質而只問其人故放恣為誣罔無所  
畏忌豈不痛悶然其搆虛之言不能不敗露就  
其所托百孔千瘡自不能掩謹將敗露之狀可  
據之狀條列而陳若明以察之則自難逃於

聖鑑一林上佐等招云四更覺其逃而平明告  
于郡守夫守直入失重囚固當蒼黃顛倒奔告  
而從容至平耶乃告豈情理也其奸偽甚者一  
炊飯時叅證之人今不在故其炊飯供餉事及  
令告郡守之言皆敢固諱至為痛悶一姪天富  
留在配所乃臣仍與偕往琮島者衆證分明况  
前者府書吏孔佑亨招亦言其有而上佐等固  
云其本無奸偽胎甚一閩滯前則云圍馬窰步  
今則云大馬奸情有現矣且乘大馬豈從容被



執於一息直路乎臣之還來亦明矣他餘物件則可以有無多少相混言之若乃最難變匿隱諱者人數也而今者閔浩與臣奴單獨折簡來謁而反云率三四人追捉臣偕弟奪及宗世平各率奴僕五六朋炸馳還而又云單騎率一奴其詐固至此若問店主輩昭然即下今店主等不在叅問故彼輩放恣為誣罔無所畏忌且入店煖酒而飲豈逃亾人所能今店主不在至為痛悶一閔浩等云傳折簡府關贍送乃恐其驚

動夫安置重罪人逃出守令親自發軍急捕若得見則執縛而歸何問驚動今騰關修簡送慰豈情理耶其情昭甚一熊平明時的知已逃矣固當驚動親自發軍四散奔追期於必捉今乃安然不動至巳時乃招弟易修簡贈藥物其情昭甚一贈柑子雉酒折簡事臣自珍島被拿上來過羅州牧使權希孟語臣云熊州人也曾到州謂我言贈柑子雉酒折簡事果的實云實迹難掩若問希孟立辨矣且如此事雖臣巧舌如



簧所難造飾而敢以 上達熊今乃遷就其辭  
云非送淨病母乃投淨後贖行云天下安有此  
等誣罔乎執投交付之罪人豈復有贖實迹既  
難掩而遷就其言其情昭甚不待辨折臣豈敢  
以行贖為贈病母之物乎况有折簡同封柑子  
乎臣則不敢欺天也一熊云隱然措置故不告  
都事以逃云夫既捉之後猶不告以逃亡則為  
知情出送既捉後猶不告逃亡非人情矣此亦  
不可不辨其情也一臣若逃則與子弟偕去此

人之情理自不容已者留子弟而逃非人情雖  
天下至惡之人有所不忍此亦可以推恕一臣先  
使人惡走通簡于都事臣之自還明矣若問黃  
世獻孔佑亨則可知也店主輩則遠致有弊此  
二人猶可問質不難此臣區區之所望切也一閔  
浩等常輩放恣為誣罔且不許臣面質今其已  
矣鄭熊號為儒士者請與臣面質使無遺憾則  
上恩至重此臣區區之所望切也右件臣黥黥受  
誣之狀昭昭可辨之端不啻如此 天鑑昭昭



明並日月若少垂察如鑑莫適臣前後所陳許  
多之言豈盡修飾虛造誣罔之言乎一不見申  
白虛被奸細所誣罔之爵之逝將抱冤重泉嗚  
呼 聖明之下豈不冤痛哉若蒙 聖慈一察  
未盡之餘情則臣雖死猶將感泣於泉下矣仰  
恃 仁聖連續支蔓無任戰慄兢惶之至伏惟  
垂憐焉

伏以默之窮也其聲必悲仁者聞之惻然動心  
彼非擇其聲而然也發乎至情之中自然動乎

人耳臣本無狀負罪 聖朝然猶曾側士大夫  
之列今者銜冤抱枉於 仁聖之下扣心號天  
不能自己伏冀萬一垂察焉臣之冤枉之狀原  
情始辭脩矣未盡之意兩疏略具其可卞之迹  
可據之證可察之情理昭々非一而只據鄭熊  
等數三無實之單辭直斷臣以亡命豈不冤哉  
伏覩 聖朝欽慎刑獄下至閭巷小民賤隸所  
犯以至寇賊之罪必詳加卞覈使毫釐莫遁少  
有罅隙可覈之端則為之更覈覆讞使無不盡



之情然後乃加罪焉故王法坦然受者無憾今  
臣之事可卞之迹可據之證可明之情理昭々  
非一而終鬱不白豈不冤哉九泉之下臣目不  
瞑焉豈不冤哉夫取證以訊臣者以熊言也熊  
之虛構之情既窮於黃世獻對質之時何獨於  
臣而取彼以為正哉以一事而世獻則得伸臣  
則抱冤枉而死豈不痛哉至於林上佐等皆其  
屬人隨熊而一揅矣然昭々之迹彼輩終豈能  
掩况店主等各人在焉炊飯時各人在焉道途

遠近在焉昭々非一乎臣既已服矣而猶且云  
云者臣既受二次杖毒攻衝腫痛憊悶性命如  
縷一杖必殞不能自堪且畏威命而然耳其情  
實則不然冤莫甚焉 仁聖之下不能懷未盡  
之情仰恃天日之明俯燭幽懷瀝情號窮不暇  
擗聲萬一見察死無所恨瀆冒 天威無任戰  
兢慄惶之至

論許氏臧獲及黃衡盧種疏

臣等謹按明者廣納以成人闇者獨用以敗德



夫明闇之幾一心公私之分也公則以天地為體以萬姓為心好其所好惡其所惡智無所不知周明無所不達而其仁益廣私則知己而不知有民知家而不知有國內而察其私外而侮諸人其見日小其知日昏而其德必敗自昔人主孰不欲自立於純明公白之地以昏弱迷敗而為惡也惟其一心措於私日淫而月隳放情牽已卒墜於偏側暗隱之中遂陷危敗之跡者世相襲而不自知也於戲君之一心上通二儀下

司萬民之衷其用至普而其體至微者易暗至普者難公故稽古聖人惧其如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立官以言有史以書下及士庶罔不言且諉焉皆所以明其微而廣其公也此者許氏臧獲事臺諫爭之極誠待從啓之至懇莫以通其塞著其微光大其聖德也而殿下猶齟然自用不俯詢公議噫以聖人首物之智亦可神用而獨運必欲兼聽廣迎汲焉如不足未審殿下所言所行盡出聖人之右而果



無所不足歟人君之患莫大於自足又莫大於  
自公。則不避私曲自足則不畏公議其心益  
私其慮益暗焉。殿下何惜一省之功俾羣情  
壅結而無所洩耶况臣等陳列之辭盡邪正曲  
直之下無所不至冀以格其非心使中人得此  
情猶有不堪而。殿下其受之而不恠不惟願  
以案牘虛實法科疎密敘容推究及其情見理  
著猶不悔而棄之且合屬公君人之度不以不  
廣乎以該司處之則許氏與內司俱乏文案可

徵似有可論之法然法非情則無本情非法則  
不著有司不究於此而徒以文法為辭此末世  
所以多亂政而無善治也。殿下不顧其本反  
拘不情之法又徒為之執若必盡心文簿曲察是  
非為快也則非臣等所敢知也假有一人持牒  
而出與許氏爭則有司當卜明其曲其可與則  
與可公則公可也而初與許氏爭者內司則是  
殿下爭之耳。殿下君也許氏民也君而直與  
許氏爭之又誰有可公者而必曰屬公耶大抵



入君為一國公議之宗而下有不公不義之物  
則必歸之君而名曰厲公以杜下爭之路此亦  
出於不得已耳非王政之素也今 殿下自為  
不公之行又不悔退而曲引公字必屬於此而  
有之是亦私耳 殿下寧不付諸相忘之域而  
徇徨念惜以作臣民之羞耶孟子曰好名之人  
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殿下常於講學政治之際能有所勉於大者而  
茲勞心於微事非但見於色而已言於言形諸

書而不以為羞 殿下不能自快於簞食豆羹  
之間以前日高志美意棄於好名之地歟况  
訐讐酷死於廢政嗚呼廢政之酷士林之禍慘  
矣名儒烈士斬刈殆盡朝無忠諫之口野有直  
士之骸孤臣寡妻奔竄鳥拙蟻穴誠不可忍道  
是實 殿下所親鑑未嘗不惻愴恨於懷及至  
登寶之始縱有所撫惠封植以慰之者而未果  
盡其惻愴之實九賊害之餘顛連無告者又何  
限乎 殿下當不惜府庫之有盡散而施之予



其無告招來慰安以示至仁可也而不特不與  
之反忍而取之甚非革亂反治之大義也昔武  
王克商式商容閭封比干墓發巨鹿之粟散鹿  
臺之財而萬姓悅服古之聖人以所當有者而  
不自有必散而惠之其肯不當有者而取之  
而有之耶彼區區一法吏手持文案剪焉下  
別不顧大義甚無見也設以許氏無明文為可  
疑也則 殿下當棄之惟氏本族令有司聽其  
所歸豈不大哉臣等非以瑣瑣數口臧獲為慮

直以 殿下不察義利之公不悟遠大之度為惜  
而反覆抗爭以至如是之犯也大抵法制者有  
司之守仁義者王政之本也臣等以仁義求諸  
上而 殿下以法律質于下、以是問于上、  
以是疑於下上下下異向離散之象也自古喪亡  
之兆莫不始於君臣離隔而終於疾怨遂至於  
不忍言可不惧哉冀回乾斷毋分長前過以答  
輿望至於黃衡盧種事論列已悉 殿下亦可  
知國論所在而亦不即革而新之臣等竊惑焉



衡也素無學識性又貪暴直以弓馬之功累任  
邊徼而朝廷遂擬為將遷遷崇秩其謬已甚今  
又特置六卿之列假以養望之資夫養望去庸  
者是欲隆之於軍旅之首也不審偶有勒師之  
舉其必以衡為主帥而委之乎任將之道先觀  
其志節次論其技能然後可托以盡節濟屯之  
柄也如衡者不學則無以知盡節貪暴則難以  
知濟屯若置諸偏裨之間駕御而使之則可耳  
一朝待之公相之次以張其勢他日授之緩急

之權以肆其志則朝廷之事未知何如且今在  
朝公卿凡有邊虞必欲委諸此輩推讓稱舉圖  
為自安甚非謀國之誠心也况六卿之責尤不  
可受非其人智小而謀大德薄而位尊則鮮不  
遠夫亡身而危主 殿下何不燭其微而轉其  
幾耶若盧種淺妄庸穢之人其無行甚矣為朝  
廷棄也久矣不當復齒於士大夫之列以啓僥  
倖覬覦之門大凡舉直而措諸枉則民服舉枉  
而措諸直則民不服一舉一措乃所以勸懲之



機也屬諸政官徇人而不擇官 殿下具官而  
不擇人選人之方不密入仕之路不清進一人  
而無所勸退一人而無所懲噫難進也而進之  
猶有退托之念不肖者難退也而退之不思僥  
進之心是實 殿下不誠於親賢致官不嚴於  
逐邪使君子不得安於朝小人雜出於百司之  
列如是而望治之正猶倒植而求茂臣等不勝  
憤惋之至如種斗筲之輩似無係於大体然亦  
不可以下位而不致謹也伏願 殿下斥去邪

佞自種而始選建將相自衡而慎使公輔之器  
重於上入仕之路清於下則國家華甚



孤峯亂葉

十一歲并序

此正丙寅間  
作不在稿

僕少時為身業重常遊心於道藝之淵驂思  
於文學之藪將欲大舍元氣深測幽微縱橫  
馳騁於數十百載謂古人可及而功名可立  
就也然而不專一能不適世用行慕尾生孝  
己之高而不能通方學道揚雄韓愈之博而  
不能約而有成抗蘇張之辯而不能訥以自  
容騁遷固之奇而不能淺以求合踵嵇阮之



曠而不能曲折而取媚如是而荒涼昏惑孰  
落於世蜀道當前而掛鞋而行不已也灑灑  
在眼而搖掉而進不疑也明見蚊虻之飛虫  
而不悟坐榻之將傾聰聽床下之蟻鬪而不  
覺頭上之霹靂固乃冥然沈晦者久矣比如  
應龍沉池蝦蟹欺之矣然其荒忽奮靈乘凌  
皓蒼也彼亦豈能測之哉玄豹隱於霧雨狐  
狸輕之然其號嘯長風百獸破膽彼亦未能  
知之矣夫生異而并天者應龍之神也成文

而出山者玄豹之靈也闇然而日章者君子  
之道也是以君子夙夜匪懈敏於修己有過  
未嘗不知之未嘗不改之未嘗不速故  
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沒世不忘也易曰風雷  
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昔蘧伯玉行  
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君子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貴於悠久而不怠也余之作箴雖  
禿萬筆之頭而難以盡其惡之說矣姑以自  
鑑焉



言箴

上聖之人其涵畜於內者極其和平中正故  
其宣之於言也莫華發越有一定不易之理  
爭光日月冥合鬼神而天下宗之固不待修  
飾者矣其未至者既無所養則莫不欲三思  
而後發言庶幾於寡過也蓋孟氏以知言為  
貴而子貢發嘆於駟不及舌古者聖賢之重  
其言也世之愚人率喜譁浪而咸憚恬默心  
無所主而言無所擇隨口遷就而辨給是尚

不惟其忿恨喜樂窮戚驕盈憎怨愛悅而平  
居恃傲者亦紛然無紀而禍身多矣經曰惟  
口出好興或言有吉凶之謂也夫所謂出好  
者一言興邦之倫自非聖智法言常鮮而愚  
辭常多是言者難言而易災胡可易也夫不  
謹其言者不惜其身者也不惜其身者不敬  
其親者也豈不大哉僕幼而好文筆上探典  
墳旁括老莊言拂衆耳與世相闕疏者有年  
矣今其可悔也所冀者高而不近於就容而



不陷於諂遠而不過於迂微而不流於隱此  
余志也宮縮三復白圭閔子不言必有中  
昔人可作吾其執鞭於是乎作言箴曰  
可寶惟名立言垂經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高者  
見疑輕則來讒玷不可磨三省三緘

行箴

持身莫大乎行而謹行之道莫先乎心也  
若與天流通者也萬事之來無窮而一心之  
運甚微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靜以照之於

接物之後涵養之深和平正大則遇人修己  
自然當理夫然後教諸事業磊落絕世其為  
行不期高而人莫不敬重之矣隆古之時人  
能砥礪皆先德行而後文藝十室之邑莫不  
有忠信者焉及其世降俗澆則士以浮靡為  
尚務銜勢利而賤質素華飾言動而羞沉退  
鮮能以名檢自守古之恂厚之風遠矣武夫  
君子一身而五德備焉德不離身故身不近  
殆而其人可貴若夫放縱無節自棄於凡庸



甘心不知自重者譬之被七寶之服而卧於  
糞溷人皆掩鼻而避之矣是以君子日夜修  
善孜孜不怠守志不回故能世治而尊顯世  
亂而免於禍患無暴於人無枉於己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美哉為行斯其至矣揚朱曰為  
善無近名居今之時可以終身行之  
積萬善而為寶類玄珠之明瑩一惡微而玷污  
塵暗昧而蝕鏡嗟莫靈為人曷不儆焉修性  
性途本非殊軌一念判其愚聖惡無隱而不彰

在屋漏而逾敬陰德罔不有報冥贊佑而錫慶  
不亢之而嗚之恐鬼瞰而神偵思前慮後物不  
吾競和光不汙順守吾正毀譽在人得失由命  
不怨不亢蠶貂可行白日照臨無墜厥聲

志箴

天地至大也可以窮之金石至堅也可以通  
之人之精志亦何所不至哉固在於專一不  
變而已矣夫移山之愚填海之衛道日之夸  
父人莫不笑其愚也然及其不已也山不加



增海不加深而日之影亦有所窮矣蓋非一  
日一朝之積而所能也此其心將與天地而  
相為終始也蘇子曰物之剛者必有義况若  
子正以處身確然不拔者貧賤無介於懷權  
勢無怵於心白刃在前而無變於色况肯嬰  
於事物而自隨於下劣乎天天有常度故陰  
陽寒暑往來不忒而歲功成焉地有常形故  
山川以奠高下以宜而萬物育焉君子之行  
道德不爽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其常所

挾持者固卓然過人遠矣詩曰禮義之不愆  
何恤人之言君子治其禮義在我夫朋並日  
星貞比永玉則人固涵涵而我固自如忘操  
逾厲豈有撓挫哉吳隱之貪泉詩曰試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心可謂高世之士賢矣哉  
心鏡之懸物混妍媸心之所之逐物而後柔而  
失馭六馬橫馳德貴日新今尚可勗為之如何  
守志如石

勇箴



人皆知勇之是勇也余則謂怯是六勇也何也世之所謂勇者有以拔怒虎之鬚摘驪龍之珠扛九金之鼎挽五石之弓裂犀兕之革曳蜀山之蛇皆人所難而畏且重焉者也然其不戒而至於陷身者徒以勇之為福是以子路之賢而蒞醢於衛季陵之義而沒身匈奴荆軻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要皆知勝而不知敗知強而不知弱以勇為勇而身且不保則吾未見其勇也世固有大命者毀之而

不怒犯之而不驚辱之而不屑勇於行義故愈懼之寧不入于懷徒見其恟恟如也其初入孰不以為怯耶然而平居自守則確然不動太華蟠胸起而事君則可以托孤寄命砥柱橫流夫歲寒知松柏君子當大寧然後知其名磊落異常之器矣夫匹夫見辱拔劍廷鬪甚者豆羹而見色睚眦而必報能不為血氣之所使而逞心以自快者鮮矣惟君子為能懷其勇而示其怯確其剛硬而歸於中和以



至臨事不挽禦不可奪斯其奇偉卓絕有非  
常情之所可窺也夫尺蠖之屈所以求伸龍  
蛇之蟄所以騰驤知夫屈伸之理時晦之道  
可與言勇故嘗謂人以智而我以愚人以巧  
而我以拙人以剛而我以柔人以勇而我以  
怯怯者未始無勇也柔者未始無剛也拙者  
未始無巧也愚者未始無智也

山可拔海可涉自及不縮惴然如懼大彌六合  
卷箴置匿知其勇守其怯

慮箴

余嘗恠世之人但知目前之所為而不慮臨  
頭之患及至陷身敗事方悔朕非如李斯黃  
犬之歎寇準眼釘之謠阮徃無及不已晚季  
或者又乃依倚米山驕盈金穴比如日及之  
吳開於冀上而悠々之徒乃始充然自得面  
有怡色不知識者已有傍觀而竊哈也夫期  
功於朝夕者間歲暮而致嘆取美於當年者  
在身後而長悲至於大人以天地為戶牖立



今為旦暮而况於目見者乎是以黨錮興而  
郭泰悼人之六亡知國將滅矣杜鵑至而即  
于歎地氣自南而北知世將亂矣夫君子憂  
深思遠察其將來知其未然而通于神明如鑑  
照影詎非智與  
理雖昧幽識在冥搜事雖綢繆得之深謀懲往  
鑑來毋貽悔尤入無遠慮必有近憂

逸樂識

蓋聞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蟬蛻之羽薨之朝

暮飄風過之而不見蹤迹是以志士仁人惜  
日之短傷年之邁常恐為學之不及沒世而  
名稱不流將與草木無異所以六禹有寸陰  
之惜姬公有待旦之勞司馬被刑著史不憂  
夏候幽繫講書不輟蓋上畏天命下明己道  
隆高不驕其意窮阨不墮其素皆功若六山  
名並日月彼古之聖人賢士其才藝絕人遠  
矣而亦未嘗敢游逸以自樂也余竊悲世之  
昧者常以憂為樂而不自知也當其少年之



時時為長久氣樂終身曠日窮年學業未聞  
至其既老悔其無成比如奔蛇入穴不沒其  
尾而欲旋而回之亦晚矣余生已七餘歲學  
尚未精而怠如故敲玉而剛足屠龍而技拙  
常悼夫脩名未立壯圖未展中夜念至熱腸  
爛懷夫僥倖以干名者斗筭之才也學優而  
登仕者成德之君子也方今 聖朝渴賢為  
治宵旰勤精群賢揚鞭飛步激昂主雲為上  
者固宜彈冠奮厲願立王朝使道彰朝社澤

流入物名昭竹帛不亦忙哉豈可優游玩愒  
才美不見低眉於蓬蒿之下而甘為治世之  
劣丈夫也歟以佚為樂者非人之福樂未極  
而憂必生之先儒有言平日之樂不足以敵  
一日之憂美哉言矣  
萬物之生澌盡一場哲人不朽來世傳芳馳波  
赴壑百年易盡盛壯不力腐草俱泯

三三憂懼箴

九州在中大瀛海環之其中生物之蕃不知



其幾千萬計也凡有知覺者莫不有營為有  
營為則有憂懼莫能逃而脫也或有出門有  
礙不知天地之寬者其憂又大雖以瀛海環  
焉而不能容之矣及其極也形雖魄散則寂  
然無有其可恠哉夫爐錘一手陰陽亭毒吉  
凶相倚禍福相纏憂樂同源喜懼同根固未  
足容心於其間也夫一陰一陽者天道之常  
也一禍一福者人事之幾也天有陰陽知道  
者測之人有禍福知道者安之見憂而憂之

未必去見懼而懼之未必止惟其徐而察之  
使自解之和而受之使自消之斯乃達理之  
行造道之至是以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不  
懼

王侯蟻蝼同盡一丘萬事皆夢百年何憂

欲箴

欲之在人比如火之始然其初形氣甚微人  
皆玩而易之及其既熾而且成也原上之燎  
撲之而不滅崑崗之烈炎玉石俱焚雖傾以



彭蠡呂梁之波而亦未易救也人非上聖誰  
能無欲惟防其未形察其幾微使不至於熾  
盛者亦可謂懿人也經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夫庄也有涯而欲無涯以有涯之庄而赴  
無涯之欲善根用盡如博戲輸人錢財精耗  
神暗荒無知覺其形猶庄而其心已死如鶴  
鷗行乎夜中自以為明豈不為大哀耶不寧  
惟是長懷戚之馳騫世路知榮而不知辱知  
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轉頭成空都是

虛幻如大抱拈骨到頭無味或恃滿矜隆不  
知止足旋蹈危穢者其初慳惜之至而未悟  
其身之為寶忽焉不加一念如鷲吞餌鉤而  
蛾撲燈燭其亦愚矣夫名不與謗期而謗隨  
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富不與怨謀而怨  
遠之是以君子必慎於求富貴利達也蓋未  
嘗不修天爵以靜俟之而已諺曰積金萬鎰  
自然招盜此固古今之通患昔幼安揮金不  
顧今鮮不可企已居易俟命從其自然庶幾



為止欲之道

身為至寶善為最樂明月之璧得之可畏而不見可欲貪非寶以喪至寶玩可畏以遺最樂元見其惑其惟迷人藏珠於身難填溪壑鮪窺吞象何時終極至人恬漠知足不辱

容儀箴

容儀者一身之表而德之符也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望之而可敬即之而可慕蔚然挺遠者其中之所養可見也自非聖人不能從

容中道則貴夫修飾屬莊以律身夫莊則重之則和之則明若然者不威而尊不恩而愛無為而信夫如是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美譽彰而鄙賤遠矣世俗之人多以虛誕為尚而憚於拘束頹慢自恣遊戲於禮法之外而以為達輕浮之徒望風希慕積習為常恬不為恠亂上下干制度以是而求入於德比如適海而乘輦望翼而秦羊不亦遠哉夫君子行則聞珮玉之聲在車聞和鸞之音周



旋中規折旋中矩揖讓升降酬酢進退以至  
日用動靜無不有節固將遠其粗辟之習而  
養其中和之德未嘗敢自暇荒廢也蓋君子  
所重者一身所惜者名節所修者容止故不  
殆也然則修之宜如何夫子有言出門如見  
大賓入門如承大祭寧不勉諸  
龍為魚服漁者得制神不自重見辱何悔君子  
有儼修儀無怠

忿恨箴

物我者彼此之形也是非者喜怒之源也夫  
鵠不浴而白烏不黔而黑白之質固有自  
然知其自然而不強於分辨則是非何從而  
出見我如物而不偏於私己則彼此何由而  
形是非無忤彼此無間則忿恨無由而生矣  
雖然虛靜不擾者尚矣九有血氣莫不有忿  
則忿而能摧恨而能抑之可謂賢矣夫投鼠  
不中則終日踴躍揮鉞不去則終夕不寧心  
有所激憮然不平者人情之常也然而縱之



不戒節之不力則傷和害正挺怨速禍而敗  
身端矣夫天地以容載為德君子以寬柔為  
剛天地之間何物不有善之惡之並育而不  
相悖天之道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事  
有所當屈舉大德赦小過者君子之義也是  
以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蓋君子未  
嘗不以涵容為德而忿恨為狹歷觀往古成  
敗之迹靡不由茲是故先軫免胄赴敵而晉  
辱荆軻七首逞讎而燕弱蘭生屈於廉頗而

趙強張良納履於圮橋而漢昌夫不忿於常  
情之所忿以忍為剛者剛莫大焉不勝一朝  
之恨亡身辱國心不主氣者弱莫甚焉故曰  
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夫有恨人之心而發於  
辭色者不可言智古人有言譎笑之怒甚於  
裂眦斯言信矣然在所願者忿恨之來徐以  
理察容以消之如海之於水云爾

德人無累平若秋水躁者怵迫此若巨嶽毋鑿  
混沌毋殘純樸事至勿觸事過當覺



好惡箴

人有好我而我不知是忘德也人有惡我而我不悟是亦不明也好我者賢耶從而好之如其未賢而不至於邪僻則我亦不可以闕然也惡我者當耶我亦無怨於彼也如其非是而不至於陷害則吾亦自反而已也寧人陷我死我陷人也德以報德人知我信直以報怨我不負入也好入而不終是輕信義也君子結人以誠故一與之合終身不改也惡

人而不置是狹中也君子待人以恕故不念舊惡也亦不區而與之交惡其不誠也無善而好謂之苟合苟合則見辱也無惡而惡謂之輕忿輕忿者聚怨也不察是非而好之間真甚也不察當否而惡之蔽莫大也無好無惡而誰毀誰譽聖人也好惡之偏而心不正者非君子也是以好而知其惡之而知其美者天下鮮有也箴以警之非小補也

好而不見好之之形惡而不見惡之之形居世



身元間然彌馨

書札進錄

奉復安求禮

昨未洽叙僕之恨又倍蓋今日以直宿未得出  
赴會宿之約耳贈言欲圖之後今作別便成六  
期之遠悠草無以作懷惟照亮二十六日  
順之奉復

天南書問絕草未生而相憶興草俱生忽承  
書問十行益勤披展再三森如對案親接音塵  
慰懷如渴得解箇中高卧山縣時探南嶽幽勝



讀書得趣益有所發如僕方將健羨之不暇將此虛殼以汨、於緇塵終何有寸分得耶既退處遐僻又以離索自頽則誠非吾儕之所期各勉自盡而已京洛友朋皆無恙臘劑則僕不在得之之所未副為恨餘冀冬寒清攝自重情抱難以筆札傳也姑以此拜復戊寅十二月十六日凍筆首

順之奉復

曩君來京未得更奉叙話作別迄今依、今承

來札反覆宛轉如對榻講論深慰、、所示辱君英佐彥甫事深合事宜但凡事先此而後彼由親而及遠豈可捨吾鄉國而遠送君所耶近思錄跋非僕淺劣所能堪况忝迹憲長塵案睽眼卯申無暇雖欲為之不可卒就而未使以艱絕日、來督答書雖教少留亦難留也茲未副曲命深罪、、然隨當與太柔輩議為照恕餘懷難既謹拜復已卯四月十五日

順之奉復



遠戀之至忽承手札辭意殷勤披展再三森然  
如對益增嶺外之思僕以省覲歸鄉千萬意外  
特拜刑判下還措躬無所求死不得今方苦辭  
有以自處所亦跋不可造次為之而未使每求  
即還督其受答愜我欲辭之意故茲未得副耳  
後當更與太柔議為以竢貴縣人使絡繹更伴  
若何然又有一說此跋甚重不可輕妄為之姑  
闕之何如無已則君可自叙受 命刊行之始  
末亦不妨更細商量以示為不緊之跋坐糜歲

月未得畢事輕重何如更詳之餘懷難既謹此  
拜復已卯六月初四日

所伴報恩書未及見而未耳追白國卿  
公今當下界屬此公為之甚佳

順之拜復

遠路伴問窮人且送護資深謝故人厚情禁即  
乃押巴陵君到海南也然僕之罪甚大遊於毅  
中解復幾日况遠路犯觸風寒以酒代食到海  
濱中風今雖稍復日就頽塌身陷大僚忠孝俱



負五內崩喪溘先朝露將必不遠無復對羊儀  
作一場清晤圭珣未緘心腸宛轉所問欲言之  
事若臨大故豈無一二今尚無他不在言也夫  
壽不貳脩身以竢之所以立命今獨有竢命而  
已性本嗜酒而窮愁賴此消遣絕島最難得者  
此物君能烈煮燒酒數三斗及吾未死載送則  
平生大惠也窮途誰肯顧者所仗者友生耳凡  
事君其量之餘懷難既冀自愛、謹拜謝復  
庚辰九月十八日燈下冲頤 冲庵先生集卷之五

夫文章之發必根於志、者心之  
而之心苟得其正其發也必粹  
然一忠於心油然而性情之蘊為  
然天理之妙夫豈勉強齋冲庵  
公稟之及清高早以詩為自任晚  
乃立志頗得嚮方於學問着力  
多年於但大底於文章亦克有  
悟於至賢之遺意知後起與



動遵古昔脫落流俗而其治言  
隻字不逼於滲磨之習氣豈非  
粹然之出而油然之濡然之不一  
持乎遭遇者祐之不克終為  
也天也而子年向公嘗頌罪年  
報息之也淋諱一即在似離山  
之傍也從探乎子山殿萬壑之  
壑所不至為素初不溪公以風近

逐名遇清川白石輒興對討  
披懷其感發興起因以公之寧  
人所以知處略然無語和相與而已  
不閱月已覺非前日之不肯生  
死三十餘年始得遺稿幸賴慶  
城之力用畫不特公之五可稱亦因  
已洋溢乎永世文章不足憑然  
有闕世教又足以公之志



孔存名夫學力之精神出而文之  
終始已盡於駱客先生之序  
粗記大略云後有同志之士必  
有感於斯文嘉靖壬子過一宿月  
之澗益城後學三松居士通政大  
夫行公河牧倭泮以濟以稱敬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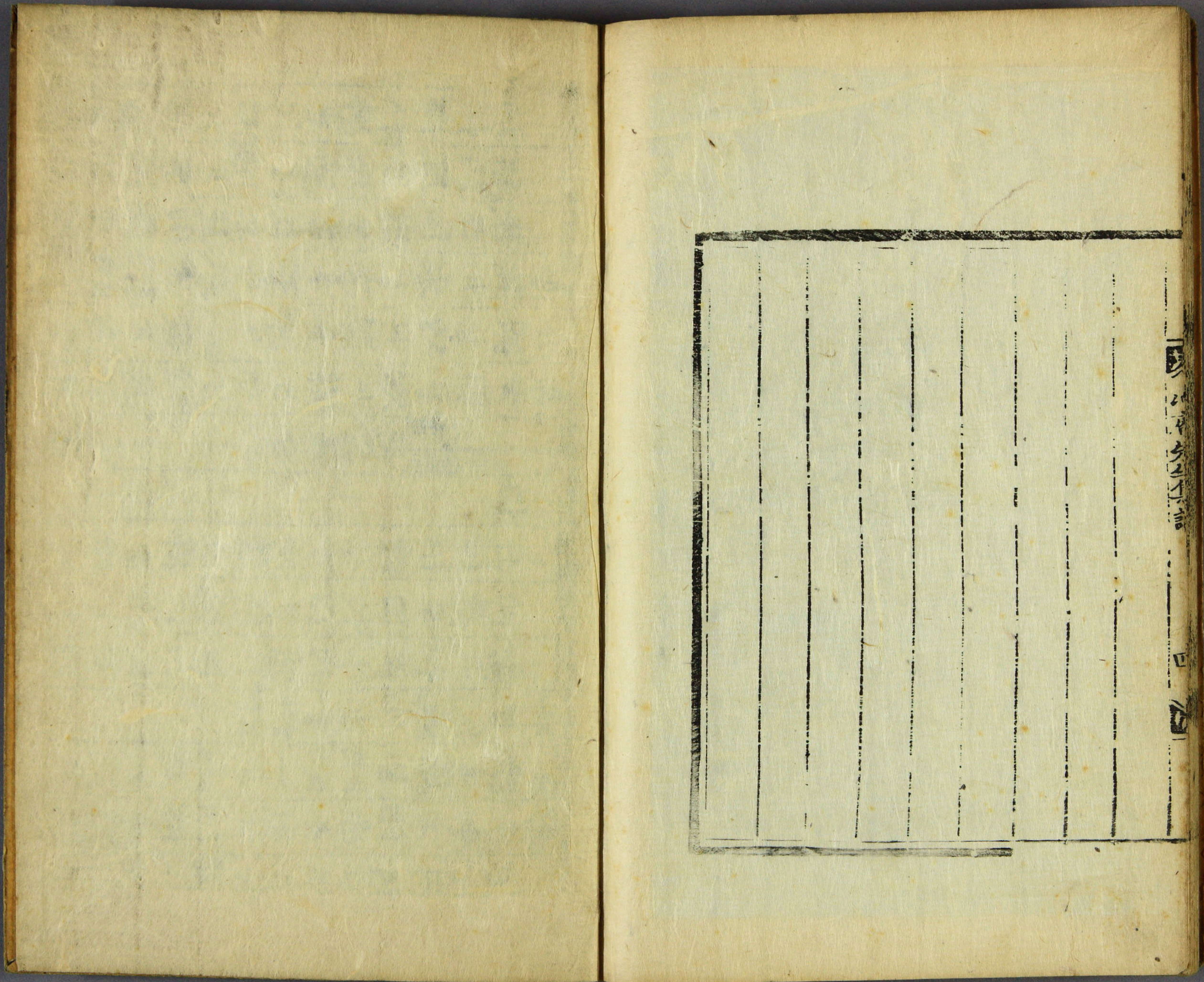
先祖冲庵所著詩文在篋笥  
中者若干篇嘉清壬子許浩  
齋伯猗牧公山銀于梓始行  
于世今八十五年也壬辰之難報  
恩儒生等慮其校本失於火  
殺而藏諸俗離山得保焉斯其  
幸矣茅以救有遺決字多剝  
落及至庚子補缺改刻粗得  
修完而歲月已久今無一字全



者恐此遺集泯沒無傳常自  
痛傷壬申 聳發陳為錦山乃  
先祖初配之地也百年之後不  
肖孱孫奉木主而來念及當  
時不覺目淚臆摧也赴任以  
後有意於文集之重刊而邑殘  
薄時多艱力未及私遷地者  
五載今年春捐廩鳩材招工  
始刊五閱月而功訖小遂孱孫

之志願云云幸矣當初編集  
有外集之別而今考其日月先  
後隨其次而混合之凡五秩也  
韓松齋辭我疏謬載集中故  
刪去焉宗禎九年丙子端陽  
月曾孫金聲發謹識





四



